





原件短缺

1-2

到殆亦未嘗苦思弊力故緣情注錄體
裁各具是豈恒人所辦哉吾松濱于漲
海猶以名郡邑著稱初非有珽玉珠璣
之產徒以人文跨越江左而已至稱大
方之家則自機雲而後千數百年始得
公一人焉公又出自華宗源長有委道
在廊廟而理擅民宗願其為志實欲匡
贊當世不徒馳情藝事與文學之士相

雄長而已故所述紀九典法倫教可以
興革布措可考見于後世者靡不及焉
豈非希世之俊民珪璋之偉望者耶先
所次詩文集共若干卷此因名外集子
楫校授中表黃子標銓次如此云

嘉靖乙巳歲八月既望後學郡人徐獻
忠譔

儼山外集目錄

第一帙

卷一

傳疑錄上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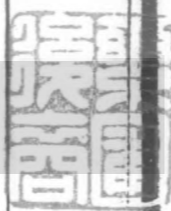
傳疑錄下

卷三

河汾燕閒錄上

卷四

河汾燕閒錄下



卷五

春風堂隨筆

第二帙

卷六

聖駕南巡日錄

卷七

大駕北還錄

卷八

淮封日記

卷九

南遷日記

卷十

知命錄

第三帙

卷十一

金臺紀聞上

卷十二

金臺紀聞下

卷十三

願豐堂漫書

卷十四

谿山餘話

卷十五

玉堂漫筆上

卷十六

玉堂漫筆中

卷十七

玉堂漫筆下

第四帙

卷十八

停驂錄

卷十九

續停驂錄上

卷二十

續停驂錄中

卷二十一

續停驂錄下

卷二十二

科場條貫

第五帙

卷二十三

豫章漫抄一

卷二十四

豫章漫抄二

卷二十五

豫章漫抄三

卷二十六

豫章漫抄四

卷二十七

中和堂隨筆上

卷二十八

中和堂隨筆下

第六帙

卷二十九

史通會要上

卷三十

史通會要中

卷三十一

史通會要下

卷三十二

平胡錄

卷三十三

春雨堂雜抄

第七帙

卷三十四

同異錄上

卷三十五

同異錄下

卷三十六

蜀都雜抄

卷三十七

古奇器錄附藏書目錄小序

第八帙

卷三十八

書輯上

卷三十九

書輯中

卷四十

書輯下

儼山外集目錄終



傳疑錄上

儼山外集卷一



明夷箕子以之漢趙賓訓箕子者陰陽之氣萬物方

茲滋非商箕子也賓蜀人

文王曰之又何以說也

包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此
淳于俊對高貴鄉公之言也漢魏間人士守經甚
嚴斯言必有所本

周詩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毛氏訓曰不顯顯也不時
時也至集傳亦因之不字當是不字清廟之不顯
不承即書之不顯不承

禹貢九州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周禮九州揚荆豫

青兗雍幽薊并爾雅九州冀豫雍荆揚兗徐幽營
周禮多幽薊并而少青徐梁爾雅多營而少梁或
謂并徐於青分梁於雍豫舜肇有十二州分冀爲
幽并分青爲營禹貢之成固前舜典與

史稱高貴才慧夙成好問尚詞卽其幸學與諸博士
論難信然自古末世之君多文彩若隋煬陳唐兩
後主最雋然不過華靡藻麗耳至深於經術莫如
高貴人主之學與韋布異不能不爲之浩歎

孟子所論明堂在泰山天子巡狩之地古明堂神農
作之名曰天府黃帝曰合宮虞曰總章商曰陽館

周始曰明堂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明堂九室如井田制南向者曰明堂北向者曰玄
堂東青陽西總章中曰太廟大室四方之中室皆
曰太廟四方之旁室曰左个右个春居東夏居南
隨時開門大室則每季月末十八日居之
其位在國之陽三里外丙巳之地

其制上圓下方重屋四周中起大室環以辟雍東
西廣九筵南北袤七筵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諸侯
述職於是乎布政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九夷
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

禮今所傳者儀禮禮記大戴禮與周禮別有后蒼曲
臺記數萬言不傳又有別本周禮鄭康成常引以
註周禮古之經書皆有別本孟子亦有別本與今
之刻本一類者不同

戴記月令又見於呂氏春秋或云漢儒雜采呂書以
記禮或云本禮經之舊文也呂書剿取之據不韋
之書月令特優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執字當是執即藝字字之誤隸書
執執字相類執樂也是即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
以詩書與四教亦是四事

爲長者折枝枝肢古通用肢四支也腰亦曰肢折枝
猶折腰也古詩云折腰載拜跪陶淵明以五斗米
折腰蓋言爲長者揖拜耳

唐太宗卽位從封德彝言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德
彝之言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
公之法也

穎濱蘇氏曰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
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自生齒以
上皆養於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
日引月長恩之所必窮者也今聚而養之厚之以

不訾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人情也

三代公族有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

漢之封爵皇子則王王子則侯侯王世及無嫡則絕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

唐制諸侯王薨一嗣王薨有降爵爲公侯者有數年後嗣封王者

宋制親王之子不封郡王親王旣沒不立嗣王

唐宗正寺歲送進士二十人與國子監京兆府相比李程李肱皆爲舉首

宋制宗子特立學以教養之而取才焉其出身仕宦與民庶畧等嘉王取狀元汝愚爲宰相其顯者

本朝親王之國無子則取回宮眷除其國近日壽秀涇是也皆憲廟子至於國王絕則繼晉府

新渙是也不知絕於近支而繼乎遠派必有深意王安石在熙寧間裁減宗室恩數三學宗子闕聚都下俟安石入朝擁馬以訴安石徐下馬從容言曰

譬如祖宗功德服盡而祧何況賢輩於是宗子皆散雖荆公一時應變之才然其言不可廢也

屯田者屯於邊而田者也今腹裏皆有屯田

土圭之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秦廢井田漢興始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畝百爲頃至今版圖皆準之一云商鞅佐秦以一夫力餘地利不盡於是改制二百四十步爲畝

立步制畝經土設井使八家同之自黃帝始世儒多謂難行予行東西南北皆萬里自吳越外田多荒

廢水利不修故也井田亦徒擾昔在山西按察時嘗與于布政湛議欲於京城外倣菜園之制每二三十畝鑿井一區用以澆灌黍麥庶歲穫可期而亦不失井田之名欲上其事於朝而不果漢時龍首渠田亦鑿井有深四十餘丈者往往井下相通行水蓋古法也

民出力以養兵兵出力以衛農此兩言似是而實害天下之大端也其究至於兵農兩弊而後已何則農之所養者兵或不得用而農之所賴者兵何嘗槩及耶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五口之家常

有一人爲兵而二十歲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今聞邊兵半皆執役而京師之禁旅亦且占役矣馬端臨曰兵與農共此民也故無事則驅之爲農而力稼穡有事則調之爲兵而任爭戰唐府兵之法猶存至兵農旣制不獨農疲於養兵而兵且耻於爲農按貴與之論則屯田之策不可不講也

古者求才甚實蓋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弟廉耻之際此鄉舉里選之法也故周之人才爲盛善乎宋儒之論曰士大夫爲聲病剽畧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

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宜復古孝悌之科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明知天子之意以副上之所求庶乎風俗可漸復矣

自古取民之制計歲故謂之歲辦貢助徹皆什一漢法最輕史稱三十而稅一文帝十三年六月詔除民田租且古者十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當時民力可想也兩稅三限作自楊炎始唐書食貨志兩稅具載並無三限條格蔡介夫云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

如此止是兩限爾想兩稅俱限以三次征輸亦有
緩征之意雖然災固萬世罪人也

世言三尺法者蓋用三尺竹簡書律法詔書謂之尺
一亦以一尺版書詔囊封加璽又謂之璽書

近有梓行史漢異同論隲文字頗有工獨闕相如傳
贊而不論楊雄所謂曲終而奏雅豈子長所得採
撫耶

楊德祖與曹孟德讀曹娥碑娥上虞人今曹娥江在
寧紹兩界中孫權據越當時孟德何緣得至江滸
耶

洪武四年廢圖譜局得非以彌文太盛乎魏晉置中
正以門第官人李唐論相惟重八姓自秦不師古
焚毀典籍聖賢之世系湮沒而姓氏遂不辯後世
婦人一例稱氏何所本與傳曰別生分類蓋姓之
爲言生也氏之爲言類也此姓氏之說漢室去古
未遠凌煙圖畫題曰大將軍博陸侯霍氏以氏代
名蓋男子之美稱爾豈有姓有氏男女通稱與左
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義各
有取難以混稱也若堯舜姬姓稱陶唐氏有虞氏
大禹姒姓稱有夏氏成湯子姓稱有商氏呂東萊

祖謙云三代之時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也
百世而不變曰氏者則其子孫之所自分也數世
而一變竊恐氏亦難以自分而隨變也按姜姓爲
呂氏至于今不變若國氏爲子國之後駟氏爲子
駟之後所謂以字爲氏者也又有以郡爲氏者齊
魯秦吳是已以謚爲氏者文武成宣是已以官爲
氏者司馬司徒是已以爵爲氏者王孫公孫是已
以居爲氏者東門北郭是已至於巫乙氏匠陶氏
又以所有事爲氏皆不容變如吾陸姓宜稱吳氏
所謂朱張顧陸吳郡四大姓也漢制侯爵凡五等

國邑關內鄉亭陸以鄉侯爲氏裴陸龐閻是也

復有以國以邑以鄉以亭以地以姓以名以次以
族以技以吉德以凶德以爵系國系族系邑系之
類凡二十餘有複姓三字姓四字姓之類具見鄭
氏通志故曰三代以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
婦人稱姓氏別貴賤姓別婚姻貴者有氏賤者有
氏三代以後姓氏合而爲一大抵姓可呼爲氏氏
不可呼爲姓也

一說帝堯姓伊祁名放勳堯其謚爾夾溱鄭氏曰
堯舜禹湯皆名也

商周之先有無端典禮若玄鳥閔宮之詩是已按姜
嫫帝嚳元妃簡狄爲次妃則稷契皆帝子也後人
追隆之祀乃有取於玄鳥巨人使稷契有母而無
父謂之何哉

古今說春秋者只於春王正月皆不得聖人之旨夫
四時定歲天道無忒時冬也而謂之春故書曰春
實非春也東遷陵遲政教不綱無王矣而謂之王
故書曰王實非王也本十月也而謂之正故書曰
正月實非正也所謂據事直書而其義自見褒貶
之說恐後來穿鑿耳葵丘首止皆非美詞

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
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
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
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
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成
此蘇穎濱論權臣文極明快雖然不已誨淫乎

域中輿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
十六里此漢之極盛也唐之極盛東西九千五百
十里南北萬六千九百十八里本朝疆界予所
行者起自東海西至成都又西望威茂松潘約有

千里蓋萬里餘矣成都萬里橋蓋自長安迂道言之指南北也非實南自延建北至鴈門予行蓋五千里餘云

南濠都太僕好古書籍在京嘗爲言水經予因借出抄行近刻之吳中予覽之有三疑桑欽著書能成一家言後漢文苑何不爲立傳欽之名姓又別無考見一疑也水經所具至到源委徧及夷夏非一人一生所可窮極一疑也所稱酈道元注道元後魏時人其書該洽浩博後來引用者但稱出水經注而已不知經注復何所出又一疑也偶覽通典

亦載水經郭璞注三卷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但謂是順帝以後纂序也且云所作詭誕全無憑據擬於吳越春秋越絕之流亦不知有桑欽君卿博洽之儒其論當可信與漢書孔安國傳載徐敖以毛詩傳憚子真子真傳桑欽君長此當是西漢末人與水經同乎否予在代州試諸生以河間保定韃官韃舍爲問意欲爲處置之策顧事體重大郭欽江統之論不可不熟慮也唐補闕薛謙光上疏蓋謂戎夏不雜自古所戒夷狄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遷中國

至謂冒頓彊盛不能入中國者非兵力不足也其所以解平城之圍而縱高帝者爲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磧漠之北以穹廬堅於城邑以氊罽美於章紱旣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爲生不在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漢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爲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非惟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皆叛四方響應遂鄙單于之號而竊帝王之寶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爲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內徙止當劫邊人

繒綵麩葉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王彌崔懿爲其用耶言甚剴質可嗣徙戎嘗觀遼金元與五季二宋相終始卒爲中華患者亦坐燕雲之外棄耳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代之龜鑑也

山濤爲晉吏部尚書最有名實世稱山公啓事偶錄其一通曰侍中彭權遷當選代按雍州刺史高簡有雅量在兵間少不盡下情處朝廷足以肅政左右衛將軍王濟才高美茂後來之冠此二人誠顧問之秀聖意儻惜濟貴之驍騎將軍荀愷智器明敏其典宿衛終不減濟祭酒庾純強正有學亦堪

取選國學初建王荀已亾純能其事宜當小畱粗
立其制不審宜爾有當聖旨者否其體例明確如
此誠可爲法

時日之忌固小道也世俗亦有所自來子卯謂之疾
日又有往亾日檀弓曰子卯不樂蓋本於桀紂之
事唐朝新格又以正月五月九月爲忌月至令仕
宦上任避之此本無謂房玄齡等損益隋律亦存
之以不行刑謂之斷屠月

傳疑錄上

儼山外集卷一

傳疑錄下

儼山外集卷二

王政謹權量聖人於粗迹皆有精義存焉諺曰大秤
小斗用以掊尅聚斂高下其手亂之始也故謹之
亦在於始所謂探賸索隱鉤深致遠者是物也
權以權輕重也五權之法銖兩斤鈞石二十四銖
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
量以量多少也五量之法龠合升斗斛十龠爲合
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

度以度長短也五度之法分寸尺丈引秬黍一爲
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

衡以準曲直也五則之法衡規矩繩準衡運生規
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

夫權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爲十二銖
兩之爲兩故曰兩一兩二十四銖也乘之而爲石
石一百二十斤也

量起於黃鍾之龠十龠爲合以十乘之而爲斛後
世斛容五斗黍穀出入兩斛當一石凡糧稅入籍
爲石者皆兩斛也此或便於轉輸俗因用之漢書
糧穀稱斛鹽亦稱斛茭藁稱石注曰石百二十斤
也斛石權量用同

度起於黃鍾之長後世十寸謂之尺十尺謂之丈
凡公私所度皆以丈計矣

衡起於黃鍾之平權與物鈞而爲衡衡平而權鈞
矣

按黃鍾爲萬事根本其要在中氣元聲而已但纍
黍候氣之法無授受之真必當有神解妙悟者此
禮樂之本也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三代共之至秦不師古而
後紛綸莫定矣迨南渡六朝割裂之際乃有大升
大兩長尺之法當時調鍾律測晷景及冠冕制用

小升小兩自餘公私用大升大兩或云隋制以三兩當一兩三升當一升一尺二寸當一尺然後魏高祖已有廢大斗去長尺之令矣

漢書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十龠爲合杜氏通典所載黍同而以二龠爲合當從杜說千二百黍爲十二銖以十乘之至鈞石則不合矣故兩之爲兩兩龠爲合兩斛爲石古今宜然

纍黍之法

以子穀秬黍中者度之九十黍爲黃鍾一黍一

分九十分之得九寸子北方也秬黍黑黍也

愚按子穀以冀州黑羊山所出爲中但時有豐歉實有虧成固亦難準若和氣須候之

候氣之法

於三重密屋內以木爲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置於案上內卑外高而以上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每地氣至於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於外而氣應矣

凡節氣有早晚故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

卽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飛灰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各有徵應大抵管灰小動爲氣和大動爲君弱臣彊不動爲君嚴猛云

一說律管入地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通

北齊信都芳爲輪扇二十四埋地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無少異

旋相爲宮之法

每律皆可以起宮如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皆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得之餘律皆然

宮者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爲主自黃鍾始當其爲宮五聲皆備黃鍾第一宮下生林鍾爲徵上生太簇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餘倣此

林鍾第二宮 太簇三 南呂四 姑洗五

應鍾六 蕤賓七 太呂八 夷則九

夾鍾十 無射十一 仲呂十二

三分損益之法

凡陽律三分其數而損一分以下生陰
凡陰律三分其數而益一分以上生陽如林鍾
未至應鍾亥皆在子午以東故謂之下生大呂
丑至蕤賓午皆在子午以西故謂之上生一說
數多者上生少者下生

黃鍾三分之得二十七數凡三損去一分得五
十四數是爲下生林鍾爲徵

三分林鍾一十八數凡三益一分得七十二數
是爲上生太簇爲商

三分太簇二十四數凡三損去一分得四十八
數是爲下生南呂爲羽

三分南呂十六數凡三益一分得六十四數是
爲上生姑洗爲角

三分姑洗二十一數凡三零一數不行

隔八相生之法

如子爲黃鍾之宮歷丑寅卯辰巳午至未爲林
鍾之徵餘以類推又如黃鍾九以林鍾六爲妻
太簇九以南呂六爲妻隔八而生子則林鍾生
太簇夷則生夾鍾之類故曰律娶妻而呂生子

也

五聲 宮土 商金 角木 徵火 羽水

黃鍾為宮八十一 濁 君 復 子

太簇為商七十二 次濁 臣 泰 寅

姑洗為角六十四 次濁 民 夬 辰

林鍾為徵五十四 次清 事 遯 未

南呂為羽四十八 清 物 觀 酉

數之多少聲之尊卑分焉

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角居四者之中

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為商為角為徵為羽

律呂相間以次而短故黃鍾最長至應鍾而短極

黃鍾之數八十一三分損一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上生角角聲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聲之所以止於五也

二變

變宮四十二 小分六

變徵五十六小分八

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古人謂之繆和蓋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

角聲既不可行必當有以通之故因角數以九歸之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徵變宮以從五聲之數存其餘數以爲彊弱至變徵之

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足二算數又不行此變聲所以止於二也

五聲十二律旋相爲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商角徵羽各十二聲凡六十聲爲六十調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凡二十四聲不可爲調非正聲也

楊雄琴清曰舜彈五弦之琴而天下化堯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桓譚新論曰文武各加一弦五弦第一爲宮次商角徵羽餘二弦爲少宮少商按此

豈即二變爲七聲耶一說商以前但有五音
劉彝曰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絲爲最多而聲至濁
於五聲獨尊故爲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聲
次濁故次於君而爲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
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於臣而爲民象徵
屬火絃用五十六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爲
事象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爲最少而聲至清有
事而後用物故爲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愚按彝
言特指絲聲耳八音皆具五聲
愚按通典以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淮南子曰

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此
於正音故爲繆按二變不得爲調以其非正聲也
所謂和繆者蓋以繆和之取濟助耳醫家有繆刺
左病則鍼右恐其意亦當然

十二律

黃鍾子管長九寸空圍九分

太呂丑管長四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五十二
倍之爲八寸分寸之二百四十

太簇寅管長八寸

夾鍾卯管長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

千六百三十一倍之爲七寸分寸之一千七十五

姑洗辰管長七寸九分寸之一

中呂巳管長六寸萬七千六百八十三分寸萬

二千九百七十四

蕤賓午管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

林鍾未管長六寸

夷則申管長五寸七寸三十九分寸之四百五

十一

南呂酉管長五寸三分寸之一

無射戌管長四寸六寸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

千五百二十四

應鍾亥管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

一說黃鍾長八寸七分一宮

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

太簇長七寸七分二角

夾鍾長六寸一分三分一

姑洗長六寸七分四羽

中呂長五寸七分三分二徵

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一

林鍾長五寸七分四

角

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一

商

南呂長四寸七分八

徵

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

應鍾長四寸二分三分二

羽

律者候氣之管也漢書律歷志云十二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簫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爲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謂

律本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只言六律者陽統陰也

古用玉爲律漢末用銅律史記注律述也所以述陽氣也一說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爲法呂助也言陰氣助陽宣氣俱稱律故曰十二律按劉昭曰吹以考聲列以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鍾者也

其法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長或極其短每管皆差一分吹之而聲清候之而氣應則黃鍾可得矣

氣至升降之數

冬至黃鍾九寸 升五分一釐三毫

大寒太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 升三分七釐六毫

雨水太簇八寸 升四分五釐一毫六絲

春分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升三分三釐七毫三絲

穀雨姑洗七寸一分 升四分口口五毫四絲三忽

小滿仲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 升三分口口

口三毫四絲六忽

夏至蕤賓六寸三分八釐 升二分八釐

大暑林鍾六寸 升三分三釐四毫

處暑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五毫 升二分五釐五毫

秋分南呂五寸三分 升三分口口四毫一絲

霜降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升二分二釐四毫八絲

絲

小雪應鍾四寸六分六釐

漢京房作律準後魏王仲儒按京房準九尺之內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內為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復十之是為於準一寸之內亦為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則於準一分之內

乘爲二千分又爲小分以辨彊弱中間至促離婁之明亦未易以辨也

十二律解

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

太簇所以金奏贊揚出治也

姑洗所以潔修百物考神納賓也

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錯也

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

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

大呂助陽宣物也

夾鍾出四隙之細也

中呂宣中氣也

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

南呂贊陽秀也

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見國語

黃鍾復卦陽氣鍾黃泉而出也鍾者踵也律有形

有色五色莫盛於黃故陽氣鍾於黃泉孳萌

萬物爲六氣元也位於子十一月

太簇泰卦太大也簇湊也言萬物隨於陽氣太簇

而生也位於寅正月

姑洗卦夫姑故也洗鮮也萬物去故就新改柯易

葉莫不鮮明也位於辰三月

蕤賓卦言陰氣幼少故蕤菱陽不用之故曰賓

位於午五月

夷則卦否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

位於申七月

無射卦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

起無有終已也位於戌九月

六律之呂

太呂卦臨呂助也謂陽氣方生陰氣助其宣物位

於丑十二月

夾鍾卦大夾孚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又當

陰陽相夾則位於卯二月

仲呂卦乾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

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

林鍾卦遯林茂也盛也六月陽皆茂盛積於林野

又林衆也萬物成就種類衆盛也位於未六

月

南呂卦觀南任也謂時物皆秀有懷妊之象八月

初物皆含秀懷吐之象陰任陽功助陽成功

也位於酉八月

應鍾

坤卦

應和也謂歲功皆應和陽功收而聚之

也又陽氣應不用事陰雜陽氣閉塞萬物作

種也位於亥十月見史記

愚按六律六呂律屬陽呂屬陰通謂之十二律古稱黃帝所作其名必亦黃帝所命有理有象大抵取諸聲氣云夫聲以器出氣由物形非可隲論也國語是先秦古書但言其義與其用耳史記所敘兼及歷卦而義衍居多亦未指名其體爾二書未詳本始果出於何人也若毛鄭以

義說詩而聲氣遂亡漢儒之失大槩俱然又按黃帝初斷十二筩以置律蓋竹管也淮南子謂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此與嶰谷之事合又曰十二鍾以副十二月則非徒取於義而實有其器本律名鍾者亦四但古器毀闕遂生後來紛紜之論

楊子雲曰聲生於日律生於辰夫謂十二律爲十二辰可也以十干并爲五如甲巳爲角以配五聲子雲之學零星若此

八音 金 石 絲 竹 匏 土 革 木

金之屬

鐸 鐘

棧鐘 方響

鐃 銅鼓

鐃于 銅鈸

鐃

銅

石之屬

磬

磬

絲之屬

琴 瑟 笙 篪

瑟

筑

箏

琵琶

阮咸

竹之屬

簫 簾 篳 篥

管 笙

篪

七星

簫

笛

匏之屬

笙

竽

土之屬

埙

缶

革之屬

鼓 答 鼙 鼓

齊 鼓 鷄 樓 鼓

擔 鼓 正 鼓

羯 鼓 節 鼓

都 曇 鼓 撫 拍

毛 圓 鼓 雅

木之屬

祝 敔 春 牘 拍 板

春 牘

拍 板

通典八音之外又有三

桃 皮

貝

葉

舜時用八音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計用八百般

樂器至周時改用宮商角徵羽用製五音減樂器至五百般至唐朝又減樂器至三百般太宗朝三百般樂器內挑絲竹為胡部用宮商角徵羽並分平上去入四聲其徵音有其聲無其調見唐鄭安節樂府雜錄

八音之中金聲最高竹革之聲次之匏音次之絲音又次之石音最低

陽管六

黃鍾

太簇

姑洗

蕤賓

夷則

無射

陰管六

大呂

夾鍾

中呂

林鍾

南呂

應鍾

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五百七十六蕤賓爲變徵五百一十二數

子者孳也陽氣至此更孳益而生故謂之子丑者紐也言居終始之際故謂之丑寅者津也津者塗之義正月之時生萬物之津塗故謂之寅卯茂也言陽氣至此物生孳茂也故謂之卯辰者振動之義此月物皆震動而長故謂之辰巳者起也物至此時皆長而起也故謂之巳午者長也明物皆長故

謂之午未者味也言時物向成皆有氣味故謂之未申者身也言萬物皆身體而成就故謂之申酉者猶縮之義此月時物皆縮小而成也故謂之酉戌者滅也言時衰滅也故謂之戌亥者効也言陰陽氣効收萬物故謂之亥

漢儒十二辰解蓋依月令而傳會之若推之歲辰又推之日辰則窒礙矣大撓作甲子本於周天度數以日爲主故因日生時積時爲日積日爲月積月爲歲以其餘四分度之一推測盈虛置閏焉用以起曆冬至夜半乃曆元也十二辰爲十二宮蓋

周天之位次耳字書日之所寺爲時因日之所寺以紀昏明陰陽之候如日在子宮爲子在午宮爲午餘以類推未必可以義解也

曆法有月建辰在辰與建交錯貿易處其在天體似表裏然

十一月建子辰在星紀 十二月建丑辰在玄枵

正月建寅辰在娵訾 二月建卯辰在降婁

三月建辰辰在大梁 四月建巳辰在實沈

五月建午辰在鶉首 六月建未辰在鶉火

七月建申辰在鶉尾 八月建酉辰在壽星

九月建戌辰在大火 十月建亥辰在析木

傳疑錄下 終

儼山外集卷二

河汾燕閒錄上

儼山外集卷三

杜詩風吹滄江樹雨洗石壁來自是以實字作虛字
用樹樹立之樹晦翁以爲誤字欲更爲去對來字
恐未然東坡有美堂詩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
飛雨過江來祖此但長公不若老杜之簡雅遠矣
山西地寒予六月初巡五臺嶺頭澗底層冰積雪皚
皚尚衣薄綿再加一綿適可當憲副陳汝止伯安
兵備代州爲予言北上鴈門更寒雲中更寒然煖
木實產其間此陰中陽也

水潤下情也性最上故雨露自高降而露又高凡水

失其情則潰決之禍甚烈性上故也

聞喜之裴自後漢裴輯而下葬北倉村數里間凡五十二人皆尚書侍郎國公將相亦宇內之罕有也六月廿三日予以傷足臥分司承總司關會議救荒事內申明弘治間南科給事中羅鑒建言部議舉行每十里以上積糧一萬五千石遞至八百里以下積糧一十九萬石此外遞增者旌擢遞減者黜罰是或可行之蘇松等七府亦爲彌文耳若山西則豈能奉行山西州縣多在山谷之間路逕崎嶇搬運極難加以地瘠天寒據豐稔之歲十里之間

所收亦不滿一二萬而先積一萬五千於官則民無歲不飢矣莫若約以十里之內令其勤力耕種每歲加收數千官司增價糴入倉中以備救荒庶幾民貪於利而開墾日廣則粟多而民自可給乃是藏富之策此勸農之官不可以不設也信乎立法者以隨時通變爲難

戴石屏詩麥麩朝充食松明夜當燈此是山西本色語深山老松心有油者如蠟山西人多以代燭謂之松明頗不畏風

新唐書突厥圍煬帝鴈門煬從圍中以木繫詔書投

汾水而下募兵赴援今鴈門近滹沱而不通太原
汾水絕遠况稱圍中投之失實

一產而三有至四者皆陰氣盛而母道壯也

唐制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
經易尚書春秋公穀傳爲小經當是以簡帙繁簡
爲次第爾

唐制宰相不正名初因隋制以中書令侍中尚書令
共議國政此宰相職也其後以太宗嘗爲尚書令
臣下不敢居由是僕射爲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
書令皆號宰相然不輕授故常以他官居職而假

以他名自 太宗時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
魏徵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其後或曰參議得失參
知政事之類皆宰相職也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
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
而平章事之名始於此其後李勣以太子詹事同
中書門下三品謂同侍中中書令也而同三品之
名始此然二名不專用而他官居職者假他名猶
故自高宗已後宰相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品
高者亦然惟三公三師中書令則否其後改易官
名而張文瓘以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入銜自

文瓘始永淳元年以黃門侍郎郭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事入銜自倩舉等始自是以後終唐之世訖不改焉

李勘字定臣唐渤海王奉慈七世孫好學明六經舉進士就試禮部吏唱名乃入定臣耻之遂隱居陽羨常惡元白詩體纖艷乃集詩人之類古斷爲唐詩以譏正其失其識超卓矣惜其集不傳於世無由考觀

漢詔死者不可復生蠲者不可復續字書及繼爲絕後乃更爲斷失初意矣

陳後山有一帖與山谷云邇來起居何如不至乏絕否何以自存有相恤者否令子能慰意否風土不甚惡否平居與誰相從有可與語否仕者不相陵否何以遣日亦著書否近有人傳謁金門詞讀之爽然便如侍語不知此生亦能復相從如前日否朱時發能復相濟否備盡謫居意味讀之慨然但謂仕者相陵意尤可憐仕本同類豈其初心一爲人作鷹犬亦何所不至舒亶李定輩果何人耶又柳子厚與蕭思謙書云飾知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

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其言益可憐矣嗟乎人之禍福雖所自取而世態所從來非一日矣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勅廢像遺經悉令雕撰此印書之始又在馮瀛王先矣

東白先生張公元禎以太常卿兼光學教乙丑科庶吉士先生天順庚辰進士以道學名世嘗爲予言自小子登朝見士大夫凡三變初登朝見士大夫多講政事遂有好政事意蓋指李文達公輩也再登朝見士大夫多講文章遂有好文章意蓋指李文正公輩也及今次登朝見士大夫多講命爲之

微笑是時靳少卿貴字充道徐侍讀穆字舜和皆好推星而翰林諸先生每會晤間皆喜談五星三命故術士遊京師者多獲名利亦一時之風尚也予素不信其術嘗有數說以闢之同年間每以爲拗顧學士鼎臣字九和素善此以爲汝不信自不信命自是有范文正公有言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多言命運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地豈國家之美事哉其論則正大矣

序記之系銘詩本于漢書諸贊如蒯通等贊云昔子

翬謀桓而魯隱危樂書構郤而晉厲弒豎牛奔仲
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
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
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座死江充造蠱太
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若減去首一二字分明一
篇七言古詩特少韻爾若東方朔贊云首陽爲拙
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
逢則成韻語矣

王荆公變法大抵見於上神宗一疏云本朝累世因
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群臣之義人君朝夕與處
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
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
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
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
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
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
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
方監司無點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
旣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
者多得顯官獨立管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

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
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
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飭訓練又
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
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
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疎隆殺之
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
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
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
後來事功不出於此國監舊有荆公文集板介谿

嚴禮侍維中爲祭酒時重爲修補予踵介谿爲祭
酒命典簿廳模印數部以分遺朝士時學錄王玠
署典簿至廂房中感額言曰好好世界如何要將
王安石文字通行怕有做出王安石事業來予憚
然遂止斯言固不可以人廢也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
成切詳密具數義有緝密有秘密有隱密有深密
有慎密有微密有機密有茂密此之謂密對疎而
言蓋謂君臣之間事機之際皆須密密而行令無
滲漏罅隙可乘非專主於隱秘也趙清獻公畫之

所爲夜必焚香以告天不敢告者不敢爲也乃所謂密也其密在不敢爲非在不敢告

世稱韓魏公之功業甚偉閱古堂記所謂幅巾坐嘯恬然終日予之所樂惡有旣乎觀此則知其所本范文正公特舉中庸以示張子厚皆在濂洛未興之前真豪傑哉

今衢州古之太末其山與武夷山石理大類予未能周履其地觀其起伏脉絡意卽一山所分也會子固記道山亭亦謂粵之太末吳之豫章爲其通路今廣信古之豫章上饒諸山自武夷發而龜峯尤

類武夷豈其左右臂耶記曰路闔者陸出則阨於兩山之間山柵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鉤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地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森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上下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膠糅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汭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予入閩然後

知其文之工也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冀卽今之山西
土瘠天寒生物鮮少蓋自古爲然

石撰平定州人靖難死節州志載撰洪武中爲寧府
左長史 太宗靖內難諸郡縣皆下在江西城獨
爲守備 上怒攻拔之得撰不爲屈遂支解而死
此恐失實按寧始封乃今之大寧與 太宗同起
兵渡江因不之國江西之封乃在永樂中安得撰
守備江西伏節此當是約兵之日在大寧盡節不
當繫之江西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后土故祀以
爲社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
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此社稷之配祭所
緣起也按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后
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
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則社稷本
無定祀至宋又嘗祀契爲稷祀后土爲社今 制
祀稷爲稷仍祀勾龍氏爲社按共工氏有三俱見
外紀其一稱共工爲太昊上相其一稱諸侯共工
氏與祝融氏戰不勝而怒所謂頭觸不周山崩者

也其一曰共工氏作亂振滔洪水以禍天下女媧氏滅而誅之五帝時文籍荒野要不可據以時代考之疑卽一人又按禮記疏言共工有子謂後世子耳然勾龍之爲后土亦不知在於何代禮記注亦稱后土官闕又顓頊氏之子黎也勾龍初爲后土後祀以爲社予以爲祭專報功若稷爲稷此萬世之通義自古水土之功莫大於禹社宜祭禹又兩聖人功德兼隆最義之得者漢平帝時亦嘗以禹配社以稷配稷是亦未可以莽所嘗爲而非之也唐制社以勾龍配稷以后土配此義殊不可曉

勾龍后土據前說是一人宋孝宗時則以社爲后土勾芒氏則又少異矣

我朝準周禮建官以吏戶禮兵刑工爲次第在庭立班亦然宋制雖不合而轉遷之次亦同畢仲游議官制云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禮部遷戶部戶部遷吏部頗與今制同獨不言兵部遷禮部今制禮部班出兵部上而兵部資高自宋時已然豈禮與兵所職有不能相通與

綱目凡例曰凡以國與人者子弟曰傳他人曰讓此義恐未精孔子稱泰伯三以天下讓豈他人乎堯

傳之舜舜傳之禹豈子弟乎予謂以國與人者有
正有變當具二義乃備

河汾燕閒錄上

儼山外集卷三

河汾燕閒錄下

儼山外集卷四

凡天下混一爲正統恐亦未精先輩方正學先生嘗
論之又似過繁予意欲析而言之蓋有正而不統
者若周之東遷是已晉宋之南附之統而不正者
若秦晉隋元是已新莽附之三代而下漢興甚正
唐次之宋初與魏晉無大相遠後來功德過之賢
人輩出惜乎輿地不完而政教號令未徧於海宇
不應混一之義由是觀之惟我 皇朝功德土宇
有漢唐之所不及者史家正統宜曰漢唐 明而
宋不得與焉

晉水澗行類閩越而悍濁怒號特甚雖步可越處輒起濤頭作澎湃源至高故也夏秋間爲害不細以無堰竭之具爾予行三晉諸山間嘗欲命緣水之地聚諸亂石倣閩越間作灘自源而下審地高低以爲疎密則晉水皆利也有司旣不暇及此而晉人簡惰亦復不知所事甚爲可恨閩諺云水無一點不爲利誠然亦由其先有豪傑之士作興後來因而修舉之遂成永世之業故予謂閩水之爲利者盈科後進晉水之不爲利者建瓴而下爾

石炭卽煤也東北人謂之楂上聲南人謂之煤山西人

謂之石炭平定所產尤勝堅黑而光極有火力史稱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今其遺竈在平定之東浮山予謂此卽後世燒煤之始所謂天柱折地維闕者乃荒唐之說不足深辯天一氣爾豈有損壞可補謂之補天猶曰代明云予別自有記石守道作恠說以議揚大年之文體吾鄉國初有王彝先生字宗常作文妖以疵揚廉夫之制作文章體裁固當有辯妖恠之目誠過矣

將相之材尤貴度量足以鎮物若謝安石度量已先勝矣而將材尤難宋稱狄青偉甚只如却從行者

一節亦真不可及嘗觀會南豐所記云有因貴望
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
所求也何必因人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
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
青不敢不爲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軍中法重
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奏取君矣非獨君
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青之此言告之苟
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
求從青行者今每命將託勢請行者無限有將帥
之任者宜以此爲法可也

劉恕字道原溫公門人宋儒中有史學者嘗著自訟
文以爲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其悔過之勇自知
之明寔前賢之高尚顧其所謂失與蔽者予皆有
焉又若爲予而發者因錄之以自警平生有二十
失侏易卜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泥古
非今不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高自標置擬
倫勝已疾惡太甚不卹怨怒事上方簡御下苛察
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
人不卹咎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藻
不掩人過惡立事違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已度德

過望無紀交淺而言深戲謔不知止任性不避禍
議論多譏刺臨事無機械行已無規矩人不忤已
而隨衆毀譽事非禍患而憂虞太過以君子行義
責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
好謀而闊論劇談而不辨慎密而漏言尚風義而
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不畏強禦
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
鈍闇識而強料事非法家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
禮易樂而多憂畏動而惡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
疑而數爲人所欺事往未嘗不悔他日復然自咎

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其中惟苛察深刻予
似可免然賦性弛緩而每欲示人以肺肝亦不得
不謂之失與蔽也若夫事往未嘗不悔他日復然
者則又中予之沈痼循省之餘輒復自笑詩曰我
思古人實獲我心

左傳國語並出丘明之手如敘用田賦一事左傳則
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
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
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
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

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
不聽國語則曰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先王制
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
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
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
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
也則有周公之籍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不惟詞異而事實亦不同何也若以文論國不如
左

樂府中有蘇幕遮乃高昌婦人所戴油帽高昌西域

國西州也

頃見盤瓠蠻誓狀云某等既充山職今當鈴束男姪
男行持棒女行把麻任從出入不得生事者上有
太陰下有地宿其翻背者生兒成驢生女成猪舉
家滅絕不得翻面說好背面說惡不得偷寒送暖
上山同路下水同船男兒帶刀同一邊一點一齊
同殺盜賊不用此款者並依山例山例者蠻言誅
殺也其言質野切直粲然成文有僮約之體裁具
載范文穆公桂海虞衡志又有南詔乞書藥文其
後曰古人有二察實者不畱聲觀行者不識詞知

己之人幸逢相謁言音未同情慮相契吾聞夫子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今兩國之人不期而會豈不習夫子之言哉便有華風復附詩曰言音未會意相和遠隔江山萬里多亦是唐律夫天之生才未嘗限量而人能力學何所不至况區區藝文之末乎夫子所以欲居九夷也

馬端臨論圩田曰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墾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將胥而爲水也此數言極盡吾鄉泖湖之利害當大書深刻以示愚民之嗜利者

吾鄉姚氏所藏錢譜盡哀歷代之錢穴紙譜之奇形異狀無所不有而各疏時代由來前輩楊鐵崖維禎錢艾衲菴俱有論撰予嘗閱之亦博古之清玩也或謂錢之通塞頗繫人倫予少時見民間所用皆宋錢雜以金元錢謂之好錢唐錢間有開通元寶偶忽不用新鑄者謂之低錢每以二文當好錢一文人亦兩用之弘治末京師好錢復不行而惟行新錢謂之倒好正德中則有倒三倒四而盜鑄者蜂起矣嘉靖以來有五六至九十者而裁鉛剪紙之濫極矣夫錢之用本以權輕重而世終難廢

若開元實爲輕重之中鼓鑄者宜以爲準然自賈
誼通達大體而錢議爲得要領至南齊孔顛則曰
鑄錢不可以惜銅愛工若不惜銅則鑄錢無利若
不得利則私鑄不敢起私鑄不敢起則斂散歸公
上鼓鑄權不下分此其利之大者斯乃不易之論
而伊川程子亦有權歸公上而民不犯罪之說其
變通之道亦畧可覩矣

世恒言韓范富歐固自有次第哉歐不脫文人宜列
諸公之下韓公嘗云用兵先置勝負於度外好好水
川之敗爲范公所笑范公亦有爲之自我者當如

是其成與敗不計之說但韓公論兵却是主張太
早在兵家所謂置勝負於度外者先勝故也若伊
尹相湯以伐桀太公周公佐武王以伐紂是已所
謂聖人無死地者韓公料勝未定故范公得以因
事笑之范公英發勘磨城郢乃是閱歷少而議論
多故爲呂許公所困後來解仇一事未必然忠宣
父子之間當有真見歐公大體之言恐非實錄晦
菴固是懸斷耳富文忠公嚴重以英宗册立之事
頗憾魏公後來致仕鄭公居洛魏公在相位每歲魏
公必遣人爲鄭公生朝慶壽鄭公竟不報謝但答

曰老病無書而已如是者十餘年鄭公微傷於隘
歐陽公不信易繫不喜文中子魏公同在政府見
歐公未嘗道二書其識量宏密真天人也王荆公
與之並政至詆之爲俗吏又曰相公但相貌好耳
若魏公者非徒才業過人亦有福有德之士後生
何由一望其風範哉觀其調和兩宮一事真能包
荒藏納信非長厚者不能若於義理亦恐未合賴
英宗遷善改過方成就此一役好事魏公真有福
哉

沈存中筆談載兵部員外郎范祥爲鈔法令商人就
邊郡入錢四貫八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斤
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搬運之勞此
卽今日開中給引之始

北魏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
秀容今太原之忻州

曆家大抵以漏刻極長於六十極短於四十嘗聞前
輩言惟正統己巳官曆晝刻三十九夜刻六十一
以爲陰過故有土木之變元授時曆則長極於六
十二刻短極於三十八刻以爲驗於燕地稍偏北
故然外國有蒸羊脾未熟而天明者則短又不止

於三十八刻而已豈漏刻隨日因地有不同者如此初不全繫於陰陽之消長也

世間糜費惟黃金最多自釋老之教日盛而寺觀裝飾之侈靡已數倍於上下之制用凡金作薄皆一往不可復者天地所產有限甚可慮也東坡號知事者見後世金少以爲寶貨神變不可知復歸山澤此何言與按王莽敗時省中黃金尚有六十萬斤莽藉漢基富有天下固應有之梁孝王死亦有金四十萬斤彼藩封亦乃爾至燕王劉澤諸侯也一賜田生金亦二百斤何漢世之多金耶二百斤

當今之三千二百兩使在今日雖人主一時亦有難者

四明謝真字友規國初人爲吏謫臨洮卒年三十六爲詩文有規矩水東日記嘗載其事錄其與速魯麻序別口神答二文其謫臨洮自泗洲一時交游有詩文贈行俱佳作內華亭黃仲琪一首云九霄風翮舉清秋萬里飄然汗漫遊莫謂流離舍初志卽看登用納嘉猷黃河太華供詞筆紫鳳天吳在客裘及早歸來拜家慶故鄉終不似并州其詩亦壯浪可喜而吾郡中遂不復知有此人也當是袁

景文一輩人漫記于此訪之

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循王異姓真王俱饗富貴之極而後復善殖產其罷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今浙西豈能着此富家也一隅偏安而有此宋安得復興耶

嘗見三教平心論一冊當是近時人書稱靜齋學士劉謚撰本朝學士無所謂劉謚者想亦一僧之辯而黠者所爲託名以傳其言捃摭甚淺頗類今世一種議論甚可笑也其所譏誚者程張而下皆不免於排韓尤力次及歐而甚右柳蓋其護法之論

皆不足深辯獨謂處州孔子廟碑不屋而壇以爲退之不知經義自是公論又謂上書媚于頓貶朝陽後勸憲宗封禪作毛仙翁序禱黃陵廟數事雖出於仇讎忿怨之深文然君子之處患難安可以一事不謹而爲異端之人所指目耶取以志戒

今歲庚寅官曆九十一連三月皆大盡冬至節在二十三日巳酉申正一刻明歲置閏乃在六月曆法莫問來年閏便數冬至剩剩謂餘也今年十一月大盡則冬至所餘正七日而閏在六月何與氣朔生閏豈所謂差一日者耶

江南放債一事滋豪右兼併之權重貧民抑勒之氣頗爲弊孔然亦有不可廢者何則富者貧之母貧者一旦有緩急必資於富而富者以歲月取贏要在有司者處之得其道耳只依今律例子母之說而行各爲其主張不使有偏亦是救荒一策正如人有兩手貧富猶左右手也養右以助左足以便事一等好功名官府往往嚴禁放債之家譬如戕右以均左則爲廢人矣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溫州布衣萬春上書言乞將民間有私債欠還息與未還息及本與未及本者並除放高宗謂輔臣曰

若止償本則上戶不肯放債反爲細民害乃詔私債還利過本者並與依條除放此最得公正之道宋孝宗乾道元年十二月立皇太子赦內一欸應爲人曾孫祖孫四世見在特與免本身色役二稅諸般科敷一年前代恩典曠蕩若此

世恒言秦隋不道然不道莫甚於始煬後世有遵用其法過於堯舜者稱皇帝築長城列郡縣是始皇所爲進士科是煬帝所設

天下之務日開而未已如茶古所無今則不可闕茶之用始於漢著茶經始於陸羽權茶始於張滂爾

雅檟苦茶茶之名始見於此吳志孫皓密賜韋曜
茶茗以當酒飲茶始見於此注以早採者為茶以
晚採者為茗又名薺
云

河汾燕閒錄下終

儼山外集卷四

